

往事随想

童年轶事

查政权

我的童年是在大别山南麓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度过的。据大人回忆,我出生那天家里新建的三间土坯屋正在上梁,原址上的老房子拆掉了,新房子还没建起来,所以我母亲是在用竹笆子围起来的一个灶台前的柴火堆上把我生下来的。可以说我出生真的是生不逢时,是真正的上无瓦片,下无寸土。我出生时很顺利,与正常婴儿无异,但一直到三岁还不会说话,所以在村子里留下了个“哑巴”的外号。

虽然我三岁还只能啊啊乱叫,但好像并不弱智。在三岁多的一天,我母亲去地里干活,我跟在她后面撵猪,平时最多撵到大门口就停住了,但这次不知何故,一直在后面跟,我母亲也没在意,以为我和平时一样走到门口就回去了,所以我在跟到离家大门50米左右的一个小水塘坝上时,一头栽到水塘里去了。也是命大,那天不知怎么的,母亲刚到地头又鬼使神差地回家一趟,当她走到塘边时,我已经飘到塘中央了。我母亲不会游泳,在母爱的驱使下,她拿着一根竹竿跳进水里,在走到水淹到她脖颈的地方正好竹竿能够到我,她把我拖上岸。抱到门口,撬起灶台上的一口锅倒扣在地,把我放在锅底上控了十来分钟,我才哇地一声吐出水来,由此捡回了一条小命。更神奇的是大难不死还真是必有后福,此次溺水后不久,我居然慢慢学会了说话,

而且成为了话唠子!

到了5、6岁以后,我的顽皮性格渐渐显露,成了小山村同龄小朋友的头,天天带着他们放牛、割草、摸鱼、捞虾,满山满岭打仗、躲猫猫。为此,没少挨我父亲打。我父亲打我基本不用棍棒等工具,也不打脸和屁股,而是把左手除拇指以外的手指弯曲成90度,然后用手指关节敲头(用当地土语这种打法叫爆栗子或咣栗子)这种打法因为有头发的遮掩即使下手很狠,除了头发里有个包外,外面是看不出任何痕迹的。我小时候真的是挨了父亲不少这样的打。

我印象最深的有三次挨打。一次是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隔壁村一个比我大但没有妈妈的孩子下课时玩疯了,在互相撕扯中,我一下把对方的裤腿撕成了几条飘带。那时候农村穷,做衣服的都是自家织染的,质量差,穿的时间长了布都不结实了,加上反复浆洗缝补,质量跟纸糊的差不多。所以他的裤子被我一扯就成碎片了。由于他家是特困户,又没有母亲,估计除了这条裤子就再也没有换的了。所以,那天我第一次放学后就被校长留学了,而且还被找来了家长,我被老师批评不说,还要赔他一条裤子,在离开学校的路上,我当仁不让收到了父亲的一个“爆栗子”。

第二次挨打是因为放牛时贪玩,结果一不注意牛跑到邻村的稻田里把人

家已经出穗的稻子吃掉一大片。如果它吃了就跑掉也没事,人家没证据找不到我头上。可恨的是这家伙吃饱喝足后但没有走,反而躺在人家的田埂上十分享受地在反刍刚刚吃下的美味,结果被邻村村民牛倌捉获,牵着牛找到我家来了,我那时还在山上和小朋友疯着呢!后来我没找到牛就跑回家,父亲看到我,二话没说,就赏了我一个狠狠的“爆栗子”,我当时蒙蒙地也不知为何挨打。这件事后来以我家赔偿对方几十斤稻子结束。

第三次也是放牛时带一帮小朋友在玩打仗,这次地点选择有问题,结果造成生产队重大损失,我也被父亲狠揍了一顿。我们那个生产小队有一口砖窑,在那个年代这个砖窑的副业使得我们小队比其他队相对日子好过得多,所以这个砖窑是生产队的命根子。那时候做瓦坯是技术活,先和泥巴,泥巴揉熟后切成小块,然后用细铁丝做成的弓把成块的泥巴再切成薄薄长条形,再把它放在一个布做的圆桶上,圆桶可以转圈,师傅一边转一边用泥刀慢慢压磨,压实成型后一次可以做成三片瓦坯子。刚做好的瓦坯是一个圆桶,要立在地上等一到两天,等半干时再扳开,码成垛子等待全干后再放进砖窑去烧制。那个垛子每片瓦之间要留有缝隙以便于干燥,所以这样的垛子不是很稳固。我们

那天玩耍的地点恰恰选在那个堆了五六垛子瓦坯的大棚里,我们开始在垛子之间的地上跑,后来居然爬上了垛子,结果悲剧发生了,本就不是很稳固的垛子被我们上去一踩,瞬间倒塌,而且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一大棚几十万块瓦坯子粉身碎骨。当时我们都被吓晕了。事后怕我被父亲打,我哥哥连夜把我送到亲戚家躲了两天,好让父亲在家消消气,就那样,两天回来后还是被揍了一顿。这回调皮造成的损失,是我父亲和表伯一连几个月早晚加班,把摔坏的瓦坯全部做好还给了生产队。

我小时候虽然顽皮,但读书还算认真,也深得老师喜欢,正是有老师的鼓励,我无论在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虽然劳动课占比较多,但语文数学我还是能按教材认真学习领会的,也正是这两门基础课,使得我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成了最早一批受益者。

我的童年虽然生活穷苦,但是健康快乐的。我的父亲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教育方式也相对简单粗暴,但他纯朴、正直、善良、无私,虽然我小时候挨了他不少打,但他的优良品质也深深影响了我。挨打并不影响我儿时那种最简单、简单的快乐。也正是被他这种简单粗暴教育方式影响,使得我在成人后养成了做人心存敬畏,做事先想后果的性格特征,这无疑让我受益终身。

五彩地絮语

人间五谷

杜学峰

人间五谷,有情之物。

五谷与人,相互情意绵绵。这些我们熟悉的人间作物,一生以站立的姿态活着,被农人小心呵护着长大;最后,以收割后生命消亡的方式,献出籽粒,供人食用。五谷做成一碗饭,热气腾腾,裹腹饱肚,温暖老。

麦、稻,五谷之长,北方旱田种麦,南方水田植稻。一颗麦,是一滴水,千万颗麦,能汇成无际的麦海,形成麦浪恣肆放浪,北方的汉子,吃麦子的北方人,身宽体胖。南方的每一粒稻米,都来自于稻田,稻米的根基,是清凉的水,田地里圆满清静的水,天光流影,倒映其中,水,偎在稻子根部,源源不断地把养分输送给稻秧,蛙声阵阵,稻花飞扬,稻子,在水的营养下灌浆发育,一粒稻米,晶莹剔透,婉转温软,细腻柔和。

五谷,时刻唱响生命绝响。流年岁月更迭,五谷遍布,时有包浆暗光闪现,那是时光印痕;五谷生命崭新,叶片翠绿,露珠从上滑落,留下一痕水迹,清亮闪耀。所有的五谷,在天光云影下成行排序,穗头谦虚低头向下,叶片与茎秆厮磨有声。五谷田地里,时常也有俊俏的鸟儿冲天飞起,它们的红尖嘴里,分明都叼着一颗浑圆饱满的米粒儿。

我的邻居皮老四,能把一碗五谷米饭,吃得慢条斯理,波澜不惊。皮老四吃饭,是用一只小脸盆似的黑老瓷碗,白白的米饭,堆得冒尖儿,上面放着一簇子褐黄的榨菜。天气好,他就蹲在墙角处,迎着太阳,托塔李天王似的,托着他的黑老碗,吞一口米饭,再吃掉三根榨菜,如此反复,让一碗米饭,慢慢消失,

不见一个米粒。家里老婆有急事,心急火燎地呼他,他仍然沉稳地吞一口米饭,再吃掉三根榨菜,他说,吃饭就是吃饭,一口口地吃,不必慌也不能慌。

豆为五谷中大家族,人丁兴旺,且色彩斑斓。白豆、红豆、绿豆、黑豆、黄豆,随便抓起一把,丢到瓷盆里,哗啦一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响清脆、悦耳,那是豆们的弹拨歌唱,歌唱自己生长不易,歌唱自己一生短暂。

豆氏兄弟,性格迥然。黄豆性暴,在干燥的春天里,角荚硬成刀刀,啪一声,角荚开裂,豆粒如子弹般弹射而出,落满一地。绿色的豌豆,性柔,生吃味香美,属小甜心,它藏在狭长的豆荚内,不露面,专等小孩采摘。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有一块田,种着一地的豌豆,暮春草木忘情,豌豆秧疯长,日见长一寸,我们小心地摘一点,剥开,可见绿豆粒般的豌豆粒,睡在里面,扣出丢进嘴里,猛一嚼,有清凉的甜,在唇齿间漾开,但我们从来不多摘,知道如若不惜五谷,会响雷打头。

一把五谷在手,心间瓷实安稳。春耕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薄种广收。一种下地,满地生机,五谷繁衍,生生不止。秋天,五谷,回报万子。秋风横扫田野时,谷子玉米,高粱大豆等各色庄稼,已然灿烂磅礴,五谷食粮,呼之欲出。冬天,五谷入囤,手中有粮,心内不慌,农人在囤边,酣然入梦。

一把米,熬成粥,繁衍出家庭欢愉;五谷粮食,喂养城市和乡村,使之烟火不断,五谷食粮,让社稷苍生根基牢不可破。

世间万象

做客

王辉

老人去儿子家做客,肩上扛了一个大包裹。

这是老人第一次去儿子家,找了半天才找到。

儿子埋怨说:“爹,你来了,怎么也不事先说一声?”

老人嘟着气,说:“碰巧村里有辆车去城里拉货,我急急忙忙搭车来了。”老人放下包裹,说:“这里面都是自己地里种的菜。”

儿子不屑地说:“爹,大老远的拿这些干嘛,有钱啥买不到?”

儿子家住的是排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老人一只脚正要踏进来,被儿子一把挡住了,儿子指了指门口的拖鞋,说:“爹,进门先换鞋。”

老人愣了一下,说:“还要换鞋?”

儿子说:“城里人都这样。”

老人就把鞋子换了,包裹被儿子扔在了院子里。

进屋坐定后,媳妇端上一杯热茶,还特意交待说:“爹,这是给您使的茶杯,以后别拿错了。”老人心想,这是啥意思?

到了吃晚饭时,老人刚要拿起筷子,媳妇说:“爹,这是公用筷子,这是您的筷子,一定要分清楚。”老人又愣了一下。

一边吃饭,儿子媳妇就给老人讲城里人的一些规矩。比如:饭后要漱口,睡前要刷牙,拖鞋不能穿混了等。老人听了脑子有些乱,心想,城里的生活跟乡下还真不一样。

老人赶了一天的路,累了,洗完脚准备早早上床;他看见墙上挂着两把剪刀,一把是红柄的,一把是蓝柄的,忽然想起自己的脚趾该剪剪了,就取下那把红剪刀剪了起来。咔嚓咔嚓的剪刀声把媳妇唤了过来,媳妇皱了皱眉头,说:“爹,你又弄错了,这把红的是剪手指甲的,蓝的才是剪脚趾甲的。”老人显然有些尴尬,放下剪刀,说:“一把剪刀还分



雪中放牧

张金华 摄

·凡尘一瞥

降价

杨秀建

老人吆喝着:卖白菜喽,刚下地的大白菜,3元一斤。

一旁过来一位后生,也摆开摊子,开始吆喝着招徕生意:卖白菜喽,新鲜水嫩的大白菜,5元一斤。

老人看了后生一眼,说:你咋卖这么贵?后生笑了笑:我的白菜更甜更嫩啊。

老人瞅瞅自己面前摆放的满满两大筐白菜,又瞅瞅后生面前摆放的满满两大筐白菜,摇摇头,不信。但后生就要卖这个价,他也管不着。

路人看看老人,又看看老人面前的白菜;路人瞅瞅后生,又瞅瞅后生面前的白菜。终究没人看出老人与后生的白菜有啥不同,价格何以差别如此之大。

还有人关心地问老人,一样的白菜,你怎么只卖3元?人家可都卖5元呢。

老人乐呵呵笑着说:自家地里种的,便宜卖,换点油盐米面钱。

有人质疑后生:一样的白菜,你为何要卖5元?人家大爷才卖3元!

后生冷着脸说:我喊的是价格,你出的才是

钱,又没人拿刀逼你买。

有人指责后生乱抬价,又说菜市场的白菜才2元一斤;也有人替老人说话,说老人的白菜虽然高出市场价1块钱,但毕竟是自家地里种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绿色环保,营养健康,值!

很快,已有人掏钱,开始从老人面前的筐里往外挑拣白菜。你一棵,我一棵,他两棵……老人筐里的白菜很快卖得见了底。执拗着不肯降价的后生,除了收获些白眼和牢骚,筐里的白菜硬是一棵没有动。

我也买了两棵大爷筐里的大白菜,然后到旁边菜市场买完肉,又原路返回。路过后生的白菜摊时,见老人已卖完白菜回家了,后生的白菜也终于降价,他正起劲地吆喝:卖白菜喽,新鲜水嫩的大白菜,2元一斤。

不由有点幸灾乐祸,停下来挖苦了后生一句:不是5元一斤吗?不得不降价处理了吧。

那后生笑了笑:我和老人一个村的。我刚才是故意抬高价格,只是想让他早点卖完菜,好回家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

·人生百味

财鱼焖藕与剁椒鱼头

刘峰

什么好?”好友答:“赚了大钱,荷包鼓鼓,不比你在水里捞生计强?!”表哥禁不住好友怂恿,就去了。

没想到,未满一年,他回了。返乡后,发誓再也不去了。问其原因,答:“受不了老板的使唤,还是当个乡巴佬好,滋润自在。”

一口气,他承包了这一片水域,养鱼种藕,蒔花栽菜,自称“百里湖主”。

水乡有句俗语:“赶山的竹鞭, 蹿湖的莲藕”,皆是取之不竭的财富。入冬前,湖风浩荡,几近将这片藕荡搅干。黑得冒油的湖泥,养得一荡肥肥嫩嫩的雪藕枝——铲去堆在上面的积雪,除却水墨残荷,切去大块的黑豆腐似的淤泥,就进入了莲藕的迷宫。表哥喜不自胜,天天撸袖狂挖。

芦花荡,除了藕,还有财鱼。财鱼,古称“乌鳢”,李时珍《本草纲目》记

载:“鳢首有七星,形长体圆,头尾相等,细鳞,色黑,有斑花纹,颇类蝮蛇,形状可憎,南人珍食之。”在民间,因其身上有铜钱般的墨绿花纹,予人滋补,能带来好运,又名“财鱼”。

此鱼,有“水中杀手”之称,是其它鱼类的天敌。天寒时节,它们蜷在湖床猫冬。表哥既挖藕,又除害,且增收,一举三得。他将收获的财鱼,喂养在一个小潭似的水凼,当晒了一片乌云,随时可售。

“中午,咱们痛痛快快地喝酒、吃鱼。”表哥见我和好友来,遂放下铁铲,顺手捞起两条肥鱼,爬上岸来。当路过菜园时,又摘了一大捧紫红的朝天椒。水乡长大的,都会做鱼宴,人人都是美食家。一番麻利的收拾后,船皮屋顶升起了袅袅炊烟。只见它又白又直,徐徐融入仿佛蓼汁染成的碧霄,有一种“大漠孤烟直”的情韵。



冬

张卫星摄

将财鱼刺成大块,用菜籽油爆炒后,添入从湖里舀来的清水,倒入用盐渍过的藕块,丢进姜块,切入葱根,捂上锅盖,大火而焖。不一会儿,香气弥漫,就传来“咕嘟咕嘟”的吃语。趁厨的工夫,表哥开始做剁椒鱼头。

取了一个网兜,拿着铁榔头,先敲碎屋前鱼池上的冰,然后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胖头鱼。此鱼头大,鳞片,味道鲜美,是鱼之上品。剁得一砧板藏红花一般的辣鱼,表哥用盐腌渍一番,以提味。然后,将分为两瓣的状似团扇的鱼头铺陈在一只大盘之上,将剁椒用油爆一下,添入姜丝、八角、桂皮、花椒、葱花、蒜泥,佐以胡椒、味精、陈醋、黄酒、香油等调料,均匀摊在鱼头上。接下来,将之搁在炊算上,捂上锅盖,用大火猛煮。割下的鱼身,咚咚捣成粉红的肉泥,下入滚水,煮成鱼丸。

燃料是芦苇、蒲草、野菰、水柳等野生植物,焚起来有一种天然的清香。屋外冬日果果,屋内温润如春,让人恍惚回到旧年乡间的春节。

囤灶吃鱼,喝酒、饮酒,不觉半酣,微微冒汗。湖畔地地道道,胜过高档酒店珍馐。表哥海量,但因高兴,身体也开始摇晃:“兄弟们,你看这多逍遥!”